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葛龔

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入拜黃門郎，有集七卷。

遂初賦

承豢龍之洪族，覩高陽之休基。

文選陶徵士詠注

攷天文于蘭閣，覽羣言于石渠。

御覽一百八十四引此題作反遂初賦

與梁相張府君牋

悠悠夢想，願飛無翼。

文選魏文帝雜詩注

曹裊寢懷鉛筆，行誦文書。

文選任昉爲池雲作求立太宰碑表注

閒賜龔印衣繡囊，細布皆珍重。織履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

復惠善墨，下土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一並引與

梁相

書

龔目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未審何與

薦黃鳳文

君垂日月之末光流萬里之恩

文選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注

薦郝彥文

雪白冰折儼然曜世

文選廣絕交論注

薦戴昱

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將妻子逃蕪菜入虞澤結茅爲室拮据野豆拾掇蠃蚌日自賑給御覽八百四十一又九百

四十

護州辟文

恩重山岳

文選陸倕謝平原內史表注

與張略書

略字季景

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蝦蟇前覽九百四十三

頑闇沈泥文選顏延之

謝靈運詩注

荅竇章書

見斯眾賢足已忘疾釋愁口口口口引

汝南先賢傳

喪伯父還傳記

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文選李密

陳情表注

劉珍

珍字秋孫一名竇南陽蔡陽人永初中爲謁者僕射永寧初遷

侍中越騎校尉延光末拜宗正永建初轉衛尉有東觀漢記若

干卷集二卷

上言鄧太后宜獻廟

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人廟與陛下交獻曰  
彰至教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

宜如松言光烈皇后于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  
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

袁宏後漢紀十六  
永初五年

東觀漢紀光武敘

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  
興淋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

御覽九十

章帝敘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  
行也明德慎法湯武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致也  
肅宗兼茲四德曰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  
章豈敢空言增廣曰累日月之光

御覽九十一

和帝敘

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曰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媵  
鄭衛之讌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元德虛靜自損是曰屢獲豐

年遠近承風云爾御覽九十一案此敘官輯東觀記未載

殤帝敘

孝殤襍祿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放  
然政賴皇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御覽九十一

虞詡

詡字升卿小字定安見水經陰溝水注陳國武平人永初中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出爲朝歌長遷懷令拜武都太守坐法免永建初

爲司隸校尉已劾奏宦官繫獄尋拜議郎遷尙書僕射永和初

進尙書令

上書自訟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  
委遠百姓怨竄臣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  
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已尸諫耳後漢虞詡傳

請復三郡疏

臣聞子孫曰奉祖爲孝君上曰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曰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曰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曰漑水春河漑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曰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後漢西羌傳通典一百八十九

薦左雄疏

臣見方今公卿曰下類多拱默曰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危厄，曰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諫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後漢左雄傳又御覽六百三十一引續漢書

上疏諫輸義錢

元年曰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曰上者，劓劓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曰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後漢虞詡傳

上言臺郎宜均選

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曰朕天下之望。後漢虞詡傳

自繫廷尉奏言

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曰聞無令臣籠

楊震之跡

後漢虞詡傳

奏諫增蠶夷租稅

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已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袁宏紀此下有叛而伐之必復興土眾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後漢南蠻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八駁尚書劾靈陽王簿事。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憊之人，不足多

誅

後漢虞詡傳

朱寵

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辟大將軍鄧騭府，遷潁川太守。延光中，爲大司農，免尋爲大鴻臚。永建初，代劉熹爲太尉，錄尚書事，封安鄉侯。

上疏追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袁宏紀作當享積善之祐宜崇謙約之報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自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曰謝亡靈後漢鄧禹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七有剛節

遺令

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餘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斂疏布單衣無設絨冕斂畢便曰所有牛車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羣僚曰密靜爲務袁宏後漢紀十八

胡廣

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元初中舉孝廉試章奏第一除郎中拜  
尚書郎遷左丞陽嘉初爲尚書僕射出爲濟陰太守免復爲汝  
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初代劉壽爲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  
太尉錄尚書事桓帝卽位封育陽安樂鄉侯病免尋代袁湯爲  
司空元嘉初致仕尋呂特進徵拜太常永興初代袁湯爲太尉  
免延熹初復代黃瓊爲太尉坐事奪爵土免爲庶人徵拜太中  
大夫太常代許栩爲司徒靈帝卽位復故封代陳蕃爲太傅錄  
尚書事熹平元年卒年八十二諡曰文恭有漢官解詁三卷集

二卷

上書駁左雄察舉議

臣聞君目兼覽博照爲德臣目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  
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于前訓諮之于故老是  
目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合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

十目上諸生試章句。文史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合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玉。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博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呂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曰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探厥衷。敢曰警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後漢胡廣傳。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廣復舉故度。上書駁之。

諫探策立后疏

竊見詔書曰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

選夫岐嶷形于自然，覩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已年，年鈞已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已焦心，冒昧陳聞。後漢胡廣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撰壽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傲上疏諫。

建鴻德流清風

文選張協詠史詩注

王隆漢官篇解詁敘

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制，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曰：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己。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

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曰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  
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  
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曠  
多所發明。足曰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曰聊集  
所宜。爲作解詁。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  
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續漢百官志一注

### 百官箴敘

箴諫之興。所由尙矣。聖君求之于下。忠臣納之于上。故虞書曰。子  
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御覽五百八十八  
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御覽二百二十

一引胡  
廣集

### 侍中箴

皇矣聖上。神君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于位。庶工曰序。昔

在周文創德西鄰，最聞上帝，賴茲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又有勳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寔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祇不恪，睨彼宗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竝作，圯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仁。安用嬖人，籍閱飾顏。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禍，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初學記十二案古文苑曰爲崔瑗

邊都尉箴

巍巍上聖，光被八垠。矧惟內外，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鬼方騷逸。桓桓猛將，是攘是闕。殷周是宣，用顯其績。大漢龍興，念存洽平。蕩蕩率上，來同門井。守撫其民，尉典其戎。伍才竝用，文武程功。御覽二百四十一

陵令箴

昔在黃葉葬野衣薪口禮極哀不樹不封瓦棺望周敷夏攸謂壤  
不毀虞賄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王  
乃眷西顧爰知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御覽二百二十九  
案此條有衍談

印衣銘

明明上皇旌曰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邁種其澤撫寧四國宣

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常厥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初學  
記二

六十

綬笥銘

休矣斯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帝命所啟用褻令德佩

曰自修所曰自敕忠肅恭懿鮮不爲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初學  
記二

六十

徵士法高卿碑

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

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遯，名不可得而聞，身難  
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  
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  
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  
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藝文類聚  
三十七

弔夷齊文

遭亡辛之昏虐，時繽紛曰蕪穢，恥降志于汗君，愴雷同于榮勢。抗  
浮雲之妙志，遂蟬蛻曰借逝，徼六軍于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  
情而指九，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愼，鎮左右而不害。藝文類  
聚三十  
七

援翰錄弔曰舒懷兮

文選向秀  
思舊賦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傑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六終

全後漢文卷五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逸

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除校書郎順帝時進  
侍中有楚辭章句十二卷集二卷

機婦賦

舟車棟寓織工也杵臼碓磴直巧也盤杆縷針小用也至于織機  
功用大矣素樸醇一野處穴藏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庶  
業是昌俯覃聖思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  
衣裳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于盤石託九層于  
巖竅性條暢且端直貫雪表而剖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  
而陸梁于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  
短長勝復迴轉刻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

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極妙窮奇  
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踰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跡高  
樓雙峙下臨清池游魚銜餌淺濶其陂鹿盧竝起纖繳俱垂宛若  
星圖屈伸推移一往一來匪勞匪疲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  
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密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  
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杯攬牀  
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藝文類聚六十五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御覽八百二十五

荔支賦

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十二北燕薦朔濱之巨粟

魏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四

魏土送西山之杏

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八

宛中朱梳

御覽九百七十一

房陵縹李

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御覽九百六十八

酒泉白柰

文選

蜀都賦注

乃觀荔支之樹其形也。陵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廈

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臻臻。文選蜀都賦注作茶茶角亢與而

靈華，較大火中而朱實繁。文選蜀都賦注作繁生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

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闌，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璫。仰歎麗

表，俯嘗嘉味。口含丹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

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眾果而獨貴。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一

宛洛少年，邯鄲遊士。文選曹植名都篇注表淑效曹植白馬篇注喪不及解。文選曹植白馬賦注

飛匡上下，電往景還。文選江賦注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陽人，博雅多覽，讀楚辭而傷愍屈原，

故爲之作解。又曰：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

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

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曰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  
與屈原同上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襄之風作頌一篇  
號曰九思曰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敘訓誼焉辭曰

悲兮愁長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詠譜兮虛獲尤心煩憤兮意  
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  
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踳羨名絲兮建典謨諗風后兮受瑞  
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于泥塗遽偉違兮驅林澤步屏營  
兮行丘阿車軌折兮馬虺頽慙慙悵立兮涕滂沱思丁文兮聖明折  
哀平差兮迷謬愚呂俾舉兮殷周興忘歸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  
氣餒結悒殞絕兮喏復蘇虎兕爭兮于廷中豺狼鬪兮我之隅雲  
霧會兮日冥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鬯罔兮乍東西欲竄伏兮其  
焉如念靈閨兮隕重深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透隨憂心  
悄兮志勤劬魂熒熒兮不遑寐目脈脈兮寤終朝

逢尤

令尹兮謇謇，羣司兮譴譴。哀哉兮淵淵，上下兮同流。菽藟兮蔓衍，芳蘭兮挫枯。朱紫兮雜亂，芻蕘兮別諸。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窕。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金玉，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進惡兮九旬，復願兮彭殤。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壑，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雷霆兮碾礫，電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雍雍，狐狸兮微微。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蛄兮鳴東，蝻蠶兮號西。載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佇立兮切怛，心結緡兮折摧。

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媒女訕兮謹讓。鵠雀列兮譁譁，鴈鴒鳴兮聒余。抱昭華兮寶璋，欲銜鬻兮莫取。言旋

邁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日陰陰兮未光，聞賔窈兮靡睹。紛載驅兮高馳，將諮詢兮皇羲。遊河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瀟滄海兮東遊，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賁兮仁義。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日欲暮兮心悲。惟天祿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渡漠，過桂車兮合黎。赴崑山兮弔騷，從邛遨兮棲邊。允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居膠廓兮眇疇，遠梁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渡滌，心繫荼兮傷懷。時眇眇兮旦旦，塵莫莫兮未晞。曷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疾世

哀世兮睭睭，護譏兮嗷嗷。眾多兮阿媚，散靡兮成俗。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熒獨。鵠隨兮枳棘，鵲巢兮帷幄。蕭蕭兮青葱，橐本兮萎落。觀斯兮僞惑，心爲兮隔錯。遠巡兮圃薮，率彼兮眇陌。川谷兮淵淵，山嶽兮峩峩。叢林兮嶮嶮，株榛兮岳岳。霜雪兮濯濯，冰凍兮各罅。

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庶靡兮枯樹，匍匐兮巖石。蹉跎兮寒局，  
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強  
老兮愁不樂，鬚髮盡頓兮顛鬢白。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挹  
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雲蒙蒙兮電儵爍。孤雌驚兮鳴啾啾，思怫  
鬱兮斤切剝。忿悁悒兮孰訴告。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于今兮不易。士  
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鬪。指正義兮爲曲，訛玉璧兮爲石。鴟鵂  
遊兮華屋，鷄鶩棲兮柴蔟。起奮迅兮奔走，違羣小兮譏詢。載青雲  
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躡天衢兮長驅，躡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  
南濟，秣余馬兮河鼓。雲霓紛兮旖旎，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  
路，願我指兮從左。俚姬瞽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踴達兮邪造，  
與日月兮殊道。志關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

鄴郢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眾穢盛兮杳杳，思哽噎兮詰訕。涕流  
瀾兮如雨。

遭厄

嗟嗟兮悲夫，殺亂兮紛拏。茅絲兮同綜，冠屨兮共絢。督萬兮侍宴，  
周邵兮負藟。白龍兮見舙，靈龜兮執拘。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  
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  
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惶悸兮失氣，踴躍兮距跳。  
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壑莽，藿葦兮仟眠。鹿蹊兮躑躅，  
獼貉兮蟪蛄。鷓鴣兮軒軒，鷓鴣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齊倫。  
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玄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鷓鴣兮喈喈，  
山鵲兮嚶嚶。鴻鸛兮振翅，歸雁兮于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  
垂屣兮將起，跼蹐兮頌明。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緜煖，百草萌兮華榮。堊  
荼茂兮扶疏，衛芷彫兮瑩嫺。愍貞良兮遇害，將大折兮碎糜。時混  
混兮澆醜，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訕辱兮係繫。管束縛  
兮桎梏，百貨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  
自慰，玩琴書兮遊戲。追中國兮迤邐，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嗟  
峨，觀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  
嘉已行兮無爲。乃回謁兮北逝，遇神媯兮宴娛。欲靜居兮自娛，心  
愁感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忽飄騰兮浮雲。蹕飛杭兮越海，從安  
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王臺。使素女兮鼓簧，乘戈蘇  
兮謳謠。聲噉詭兮清和，音曼衍兮要姪。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  
獨悲。顧章華兮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傷時

夏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冽，草木兮蒼唐。蚺蚺兮嗥嗥，

蜘蛛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傷俗兮泥濁矇蔽兮  
不章寶彼兮沙磔損此兮夜光椒瑛兮涅汙菜耳兮充房攝衣兮  
緩帶操我兮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蠶出門兮  
觸蠶巷有兮蜘蛛邑多兮螻蟻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兮  
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蜿蟺潛藏兮山澤匍匐兮  
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鼉鼉兮欣欣鱣鮪兮延延羣行兮  
上下駢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雪兮  
冥冥神光兮頽頽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遘生憂紆  
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  
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鴟烏鵲驚兮啞啞余願瞻兮招招彼日  
月兮闇昧障覆天兮蔽氛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據羽翮

兮超俗遊陶遊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蟺遂馳騁兮陞雲揚慧光兮  
爲旗乘電策兮爲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今增泉繞曲阿兮北  
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贊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觀  
睹祕藏兮寶珍就傳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單兮掩邪穀  
天弧兮躅姦墮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  
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目警警兮西沒道遐迥  
兮阻歎志稽積兮未通悵儼罔兮自憐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明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  
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爲雙楚辭

楚辭章句敘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  
春秋曰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

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請詐萌生于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已所知著造傳記或已述古或已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譴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已諷諫下已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已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已相教傳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已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已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已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已忠正爲高已伏節爲賢故有危言已存國殺身已成仁是已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已迷國詳愚而不言顯則

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曰順上。逡巡曰避患。雖保黃者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仲尼論之曰。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蓋曰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曰。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曰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曰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馴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曰御天也。就重

華而隲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已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已厲國士入則與玉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忠心愁思獨依道徑已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

反于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曰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曰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曰配忠貞，惡禽臭物，曰比讒佞，靈脩美人，曰媲于君，宓妃佚女，曰譬賢臣，虬龍鸞鳳，曰託君子，飄風雲霓，曰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曰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曰風諫，故曰其文意

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儷儷。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曰。滌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何當作呵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曰。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揚雄。援引傳記。已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眾日無聞焉。既有口一作詞。乃復多連蹇其文。口口口濛濛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皙。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

經傳曰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法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壑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曰相傳焉

### 遠遊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曰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激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

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于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

### 招魂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憊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 大招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息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諷諫。達己之志也。

惜誓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已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曰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自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招隱士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目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言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慤懇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言述其志所言昭忠信矯曲朝也

### 哀時命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于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 九懷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言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九歎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曰：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曰輔志，騁詞曰曜德者也。已上十八篇並楚辭

折武論

苞含六藝，游覽百家，用道德爲弓弩，仁義爲鎧甲。書鈔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八

烏程嚴

王延壽

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逸子度湘江溺死

魯靈光殿賦

并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隕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百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曰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甄于魯觀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曰賦顯事曰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

天衢曰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曰創業。協神道而大寧。于是  
 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曰作瑞。宅附庸  
 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于少陽。昭列顯  
 于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崑崙。窈窕嶸嶸。吁可畏  
 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轆轤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  
 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曰紆鬱。隆岷岵乎青雲。鬱塊坳曰嶒  
 岵。崩繒綫而龍鱗。汨磴磴曰璀璨。赫燿燿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  
 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曰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  
 擬于閭闔。方二軌而竝入。于是乎乃歷夫太階。曰造其堂。俯仰顧  
 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浩浩汙汙。流離爛漫。階壁暘曜  
 曰月照。丹柱歛翹而電燧。霞駭雲蔚。若陰若陽。溼漑燐亂。焯焯煌  
 煌。隱陰夏曰中處。靈寥緝曰崢嶸。鴻燭熒曰燿間。颯蕭條而清冷。  
 動滴瀝曰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曰失聽。目眩眩而喪精。駢

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屏而北入，霄竊窺而曖曖。旋  
室嫵媚，戶窈窕。洞房叫窳而幽邃，西廂踟躕，日閑宴。東序重深而  
奧祕，屹鏗，瞑目勿罔。屑騰翳，日懿，渙魂悚，悚其驚斯。心猓猓而發  
悸，于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蒼暉，倨倚雲起，嵌  
崟離樓，三閒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岿嶸，日星  
懸漂，嶢峴而枝控，飛梁偃蹇，日虹指，揭遠邃而騰湊，層檻累，日岌  
峩，曲杆要紹而環句，芝栴攢羅，日戢，香枝掌杈，柯而斜據，傍天螭  
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下第蔚，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捷獵鱗集，  
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  
井，反植荷藻，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葍，窟咤垂珠，雲淩藻，枳  
龍桶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拏，日梁倚，佗奮覺而軒髻，  
虬龍騰驤，日蜿蟺，領若動而躩踞，朱鳥舒翼，日峙衡，騰蛇蟠，虬而  
邊接，白鹿子，蛻于檣，螭蟠宛轉，而承楹，狡兔踞伏于榭側，狻猊

攀椽而相追。玄熊舐談曰。斷斷卻負載而蹲踈。齊首目已瞪眊。徒  
脈脈而矜矜。胡人遙集于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佗欺猓曰。鵬眈。鵬  
顛顛而睖睖。狀若悲愁于危處。憺嘖感而含悼。神仙岳岳于棟閒。  
玉女闕窗而下視。忽。瞽眇曰。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  
羣生雜物奇怪。山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  
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睖眊。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  
冕曰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嬖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  
成敗。靡不載敘。惡曰誠世。善曰示後。于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  
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  
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綵雲上征。中坐  
垂景。頰視流星。千門相侶。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  
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

能剗成乎此軌據坤靈之寶勢子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  
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于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于南  
北蘭芝阿那于東西祥風翕習日颺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  
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已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  
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亂日彤彤靈宮竊竊穹崇紛庵鴻兮削劣巖崖岑峯嶙峴駢龍嵒  
兮連拳偃蹇嶮嶮踈峯傷歎傾兮歇歎幽藹雲覆寢靈洞杳冥兮  
葱翠紫蔚礧礧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  
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選文

夢賦

余夜寢息乃有非恆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神之變怪則虵頭而  
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  
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于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吾舍

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斷遊光，斬猛  
豬，批鬃殺，斫魅虛，捐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顧，撲蒼莖，扶夔魘。  
搏眼睨，蹴睢肝，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踉跄而歷僻，礧礧礧礧，精氣  
充布，鞢鞢穆穆，鬼驚魅怖，或盤踞而欲走，或拘縈而不能步，或中  
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  
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卽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  
桓夢物而亦目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  
晉文鹽腦國目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文

類聚七  
十九

王孫賦

原天地之造化，寶神偉之屈奇。道玄微，目密妙，信無物而弗爲，有  
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

崖

隅五流

反 目眩

平 眈

反 眈視

飛 眈

反 目眩

平 眈

反 眈

平 迷

反 突

鳥 突 高匡

而曲類價 睨平久 歷而險離 鼻許 剽許 候曰 吸許 夾

耳聿役曰 嗜知口 噓呼 忝附 曰則 咸鄰 唇制 彼嚼 曰破

反卑 琬知 卑齒 崖曰 齟齟 嚼唯 啖染 而嚼 反業 呢儲 糧食 于

兩頰稍委輸于胃脾踏 莧蹲 而狗踞聲 歷鹿而喔呼 或嗚 反古 厄嗚

而噉噉又啗嗅 反火 歷其 若啗 姿僭 儼呼 店而 撻韻 反音 豁肝 閱曰 瑣

醢胎 苔晚 苑膠 子公 而曉 覓錫 阮阮 而宛 慎而 踈髮 反生 深

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嶽崎性獯猜之獮音 疾態峯出而橫施緣百

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

曰宛轉或捉腐而登危若將頽而復著紛 紉紉 曰陸 離或 羣跳上

反而 電透或 瓜懸而 瓠垂上 觸手而拏攬下對足而登趾 至攀攬

曰狂 接覆 縮臂而電走時遼落曰蕭 索乍 睨曰容 與或 蹂跌決

曰踐 遊又 谷噉而攢聚扶嶽崆曰揀 椽反 躡危臬 而騰舞忽

涌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覩縷同甘苦于人類好哺糟而啜醪乃設

酒于其側，竟爭飲而踣。

火緣反。

馳頊。

火蜀反。

陋酌。

火侯反。

呂迷醉，矇眠睡。

而無知，暫拏髮。

子公反。

呂緹。

火結反。

縹。

遂纓絡。

呂縻。

縻，鎖繫于庭廡。

觀者吸呷而忘疲。

魏文類聚九十五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十

桐柏淮源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允盧奴。

缺。

君愛正好禮，尊

神敬祀，已淮出平氏，始于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柏，春

秋宗奉，災異告愆，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

定申，郡守奉祀，禱絜沈祭，從郭君已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

事，節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从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

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福神門，

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

使。

齊傳節，石獸表道，靈

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

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

芳黎庶賴社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

而能強仁而能武

缺

晝夜明哲所取寔爲四體與河合矩烈烈

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施匪躬匪力灾眚叀

興陰陽叀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

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與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表

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同極于胥樂兮傳于萬億春侍祠官屬五

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眾劉瑛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異

秋五官掾新口梁懿功曹史鄺周謙主簿安眾鄧疑王記史宛趙

昱戶曹史宛謝綜

隸釋二案古文苑  
曰此碑爲王延壽撰

翟醜

醜字子超廣漢雒人初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已試對政事第

一拜尙書延光中出爲酒泉太守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祿

大夫遷將作大臣

上安帝疏諫寵外戚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曰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曰勢尊威廣，曰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已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已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盜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營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澤，誰能不舍？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

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于露臺飾帷帳于阜彘或有  
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  
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  
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  
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  
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  
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坼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  
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  
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  
右心存亡國所已失之鑒觀興王所已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

招矣

後漢翟  
璠傳

又上事

孝文帝連上書囊曰爲帳惡聞純素之聲也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一引益部者舊傳又

見御覽六百九十九案前疏言文帝飾帷帳于卓囊疑卽此

上奏陳圖書之意

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閒宜升厯改

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已延四百年

之難

後漢翟酺傳注引益部者舊傳

上言宜脩繕太學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于

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

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

趙熹曰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竝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

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

後漢翟酺傳

張俊

俊蜀郡人元初中爲尚書郎

假名上鄧太后書謝減死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  
棺槨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已臣嘗在近密識臣狀  
貌傷臣眼目雷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  
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  
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  
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躍觸冒拜章

後漢袁安附傳  
又見藝文類聚

杜喬

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永靈初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  
太守順帝時轉東海相入爲侍中漢安中拜太子太傅累遷大

司農大鴻臚光祿勳建和初代胡廣爲太尉呂忤梁冀死獄中  
上書諫封梁冀子弟及中常侍等

古之明君皆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  
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諛  
不詳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  
卒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龍飛卽位應天順人萬夫  
傾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將軍  
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  
式敘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  
也後漢傳作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曰功過  
未世閭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  
敘裂勞臣之士其夫有功而不賞則爲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詰則  
爲乖濫胡可勝言袁宏紀作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  
爲惡肆其凶遂其性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于喪身滅國可不慎哉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太尉喬曰云云又略見後漢山喬傳遷大  
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皆無功封喬上書諫  
岑宏

宏建光初爲尚書侍郎

樂成王萇罪議

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爲立賢師傅曰訓導之所曰目  
不見異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蕃國內無過庭  
之訓外無師傅之導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  
聞周官議親恣愚見赦萇不殺無辜曰譴訶爲非無赫赫大惡可  
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袁宏後漢  
紀十六

施延

延字君子，廩縣人。

陳忠傳作  
沛國人

建光初徵有道高第拜侍中，陽嘉

中爲大鴻臚，代龐參爲太尉，免。卒年七十六。

用甲寅元議

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于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續漢律曆志中延光二年太初禮等上侍中施延等議

祝諷

祝或作波

諷建光中爲尙書令

奏駁陳忠言屯役者得歸葬送

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靈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後漢陳忠傳建光中尙書令祝諷尙書孟希奏呂爲案孟希疑止一人轉寫岐出耳

孟希

希建光中爲尙書

奏駁質堪言太官宜兩梁冠

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陞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續漢禮

注補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建光中尙書陳忠呂爲合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尙書孟希奏

社

社史不著其姓延光初爲河南尹

仍用四分曆議

卽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呂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

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八人議

續漢律曆志中延光二年河南尹社

張璠

璠延光初爲敦煌太守

上書陳西域三策

臣在京師亦已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秦海左右

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

後漢西域傳作常展轉蒲類素

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

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

引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因發部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

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部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

則棄交河城收部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計也

袁宏後漢紀十七延光二年又見後漢西

域傳少篇首三十六章

馮緄

緄字皇卿

傳作鴻卿今從碑

巴郡宕渠人延光初爲郎還仕郡歷諸曹

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歷蜀郡廣都

長捷爲武陽令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御史中丞將

徐揚二州坐法復辟司徒府歷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

屬國都尉隴西太守病去徵議郎歷治書侍御史尙書遼東太

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延熹中拜車騎將軍

免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復爲廷尉免後爲屯騎校尉復拜  
廷尉免永康元年卒諡曰桓

請監軍疏

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  
功文侯示曰訪書一篋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袁宏後漢紀  
二十二又見  
後漢馮  
緄傳

轉河南尹上言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

後漢馮緄傳案碑曰此爲最  
後爲廷尉時所奏與本傳異

堂谿協

協字季度潁川臨陵人延光初爲郡主簿後舉孝廉遷西鄂長  
嵩高山開母廟后關銘

□□潁川郡陽城縣開母廟興治神道關時太守杜陵朱寵丞零  
陵泉陵辭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脩長西河園陽馮

寶丞漢陽莫祕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  
□□□□範防百川柏鮪稱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禹  
□□功疏河寫玄九山甄旅□□絳文爰納塗山辛癸之間二過  
匪人寔勤斯民同心濟溢胥建三正杞緇派替又遭亂秦聖漢禮  
享于茲馮神羆彼飛雉□□其庭貞祥符瑞靈支挺生出口□化  
陰陽蘇清興雲降雨□□□靈守一不欺比性乾坤福祿來徃相  
宥我君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眡後昆□□□延光  
二年

重日□□□□而作廡惠洋溢而溥優□□□□政則文耀昌消  
檜□□□□離皇極正而降休□□□□穎芬滋楸于圃疇  
□□□□蘭木連理于芊條□□□□盛昨日新而累熹□  
□□而慕化咸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域少其脩治□□  
□□祈福祀聖母虛山隅神來享而飾格釐我后昌萬祺于胥樂

而閭極永歷載而保之

碑舊拓本

### 堂谿典

典字伯并協子熹平中爲侍中五官中郎將

案後漢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

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皆誤涉其父協事已季爲子又轉寫之誤當據石刻爲正

### 開母廟石闕敘

漢侍中五官中郎將陽陵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兩嵩高廟

案後漢靈紀熹平五年四月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注引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兩因上言改之蓋誤曰四年繫于五年也當

據石刻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

鄂長早終敘曰

于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不朽實有立言其

言惟何

下缺

碑舊拓本又略見趙明誠金石錄

案此刻于開母銘下方南向知所言作闕銘文者必闕母銘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左雄

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舉孝廉遷冀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議郎進尚書再遷尚書令陽嘉中爲司隸校尉坐法免後復爲尚書

上封事諫封山陽君及襄邑侯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于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言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言求天意言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

後漢左雄傳又略見袁宏後漢

紀十

復諫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曰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曰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曰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曰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竝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曰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于心恐懼之言未絕于口乞如前議歲曰千萬給奉阿

母內足。曰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灾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後漢左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

復上疏諫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灾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後漢左雄傳

上疏陳事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此從袁宏紀補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曰興。故詩云。有渰淩淩。淩與雨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廢黜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

秦阮儒混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弊，悅曰濟難。

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袁宏

紀作使萬民不擾也。降及宣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

親引見，攷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曰安而無怨者，政平

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

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袁宏紀作民知不久則詐

者輒曰：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

是曰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茲萌，下飾其詐，

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曰理已安，民爲劣弱，曰奉法循理，爲不

化，髡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  
責成于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曰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  
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  
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  
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  
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避負  
非所曰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曰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  
郡曰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箕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

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後漢左雄傳又袁宏後漢

紀十八與此小異

上疏言寇賊

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

後漢左雄傳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云云

不省

上言察舉孝廉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日施化，招災致禍，爲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彊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袁宏後漢紀十八又見後漢左雄傳

上言諫擁撲九卿

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曰鞭

杖。誠非古典。

袁宏後漢紀十八。又後漢左雄傳。作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

周舉

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延光末。辟司徒李邵府。順帝時。舉茂才。爲平丘令。遷并州刺史。轉冀州刺史。陽嘉中。徵拜尚書。遷司隸校尉。永和。中。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拜諫議大夫。後爲侍中。守光祿大夫。遷河南太守。徵爲大鴻臚。梁后臨朝。遷光祿勳。建和初。拜光祿大夫。

對策問旱災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爲貴。故聖人養之曰君。成之曰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曰仁。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

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  
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  
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  
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  
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曰彤  
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  
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曰六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  
曰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  
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  
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  
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  
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  
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

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目對易傳

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後漢周舉傳陽嘉三年徵拜尚書是時河南三輔大旱特

下策問

舉對

又對問得失

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

必應

後漢周舉傳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瑨世僕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

又獨對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目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

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

在此後漢周舉傳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其後已事免司徒劉喟

對詔問加謚北鄉侯

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日章聖德北鄉侯

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

秋王子猛不書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目王禮葬

後漢周舉傳

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諡灾眚之來弗由此也北鄉本非正統奸臣所擾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所命之功太平之勳故薨之日天動威日彰其德故成王曰王者禮葬之目應天命北鄉侯無他功德恐非所目應天消灾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于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諡

通典八十多出本傳四語

對詔問變管

陛下初卽位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目來稍違于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藏空匱有瓦礫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恆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無目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強豪大姦目時擒討

袁宏後漢紀十

九漢安元年又見後漢周舉傳少二語

爲司徒朱儀創草變異表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  
今月丙辰過熒惑于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  
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臣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  
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曰供御孔  
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  
牟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  
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  
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目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  
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  
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  
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棗  
謏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曰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

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救屢省，務知戒慎，曰退未萌，曰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風俗通五

殤帝順帝昭穆議

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于親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袁宏後漢紀十九又後漢周舉傳

移書介于推廟

春中去火，寒食一月，老小不堪，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今則三日

而已。口口口口口口引汝南先賢傳舉遷并州刺史俗有龍忌之禁移書于推廟曰宣示愚民

劉光

光安帝末爲尙書令順帝初拜太常永建二年代朱寵爲太尉  
錄尙書事

奏請條案禮儀

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構  
遂令陛下龍潛藩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  
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  
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  
望而卽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

後漢順紀帝卽位近臣尙書曰

下從輩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尙書令劉光等奏制曰可

樊長孫

長孫安帝時人爵里未詳

與越騎校尉劉千秋書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

者久令二代之業闡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人朝不惑君曰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自己

續漢百官志一注引胡廣注漢官篇

吳蒼

蒼汝南人

遺矯仲彥書

矯慎字仲彥

仲彥足下勤處隱釣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逝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辨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

後漢矯慎傳又見高士傳下

丘訴

訴字季春扶風人

辭郡守召

明府欲臣訴邪友訴邪師訴邪明府所召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  
召榮祿人者已于孝廉一極一已皆訴所不用也

御覽五百八引  
皇甫謐高士傳

郡守召始見云云似非  
書記曰載赤牘錄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五十九終